

把偶像爱情剧  
隐藏在医疗职业剧的缝隙里

10版·影视

解码“东方舞台美学”  
三部曲创作

11版·文艺百家

从“谁持彩练当空舞”  
看李磊的艺术世界

12版·艺术

影视界三大奖项连颁透露怎样的风向标

周舟



王雷凭借《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获得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

飞天奖、金鹰奖和金鸡奖，影视行业的三大重量级奖项前后脚颁发，让那些年度佳片热剧及它们的主创者再次成为大众焦点，也成为重要风向标透露出今后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趋向。

从历届获奖名单可以看出，飞天奖一直青睐主旋律严肃正剧，表彰的演员也都是行业内口碑实力重镇；金鹰奖因为以往所设的不是最佳男女演员奖，而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常将高人气纳入评奖考量，在资本打造的流量明星时代连续出现了高人气但演技并不能服众的明星捧得金鹰，让金鹰奖的评选近年来深陷质疑之中，今年将“最佳男、女演员”“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评选变更为“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评选是非常顺应民心的做法；金鸡奖则是电影界的最高专业奖项。

虽然飞天奖、金鹰奖都是两年颁发一次，但第33届飞天奖评选的是2020至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仅比它晚几天颁发的第31届金鹰奖评选则在作品播出的截止时间上多了四个月，导致今年飞天奖和金鹰奖虽然入选的优秀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功勋》《跨过鸭绿江》等相差无几，但最终的获奖名单却大相迥异。简单来说，飞天奖重点关注了《山海情》，而金鹰奖因为将今年一月播出的《人世间》纳入评选，获奖名单中最重头的无疑变成了《人世间》，加上去



热依扎凭借《山海情》获得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

年白玉兰奖重点关注了《觉醒年代》，可以说几部年度大众关注的高质量重量级大戏在几大电视奖中都各有斩获。

而本文重点要谈的，是今年三大奖的获奖演员名单透露出来的一些行业发展新动向。

80后站到前台

1986年的热依扎、1982年的王雷、1983年的雷佳音和1988年的朱一龙，这四位80后演员是三大奖最大的获益者。

飞天奖优秀女演员颁给热依扎（《山海情》）根本谈不上爆冷，这届飞天奖重点关注的作品就是主旋律大戏《山海情》，热依扎扮演的“水花”凭实力演绎获奖毫无争议，她去年惜败白玉兰，倒是在网上引发过一些争议，这次获奖，众望所归。

真正令人有些意外的是王雷（《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捧得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这次提名的还有于和伟（《觉醒年代》）、张嘉益（《装台》）、丁勇岱（《跨过鸭绿江》）、黄轩（《山海情》），说实话，实力都不弱，伯仲之间。

但从行业传承的角度，同样的表演完成度，应该选择更年轻的演员，江山代有才人出，只要年轻一代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就应该把舞台交给他们。而在提名名单中，只有两位80后，1982年的王雷和1985年的黄轩，实际上就是王雷和



雷佳音凭借《人世间》获得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黄轩角逐，黄轩的表演实力有目共睹，在《山海情》中，他抛却了观众熟悉的那种文艺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朴实农民，但从“人托戏”还是“戏托人”的角度来说，《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因为接近英模人物传记，影视剧业的老规矩，在表演奖项评选中，传记片永远是王中王，所以飞天奖颁给王雷，无可厚非。而且，多年来王雷一直深耕于主旋律正剧，还曾数度扮演青年毛泽东，这也助于他赢得飞天奖的青睞。

同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争夺中，前辈吴京必然让位于朱一龙，本来吴京作为一个类型片演员想用类型片斩获表演奖项就是很难的。朱一龙是目前中国影视圈比较稀缺的兼具流量明星的巨大粉丝群与专业演员的路人缘的演员，他也是个难得的从从小荧屏迅速成功转型到大银幕的演员，从电视剧《叛逆者》到电影《人生大事》，可以看到他在短短的时间里表演上的巨大突破，他今后的发展之路他在领奖辞中所说“还很长，慢慢走。”资本流量催生的快火速朽模式已经退潮，演员这条路，只要走得稳，不用在意慢。

强调影视演员的专业性

流量资本甚嚣尘上的那几年，跨界



殷桃凭借《人世间》获得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

明星屡屡成为影视界的主角，台词靠配音，演技靠替身，屡屡引发“演员的门槛越来越低”的慨叹。但这种影视乱象自“清朗行动”之后已日益减少，从此次三大奖的获奖演员来看，飞天奖的王雷、热依扎，金鹰奖的雷佳音、殷桃，金鸡奖的朱一龙、奚美娟都是以毫无争议的专业演出赢得了表彰。

无论是官方还是行业内，都越来越要求表演的专业性，流量明星变成影视剧主演的机会会越来越小，留给流量明星转型为影视演员的时间窗口已经越来越小，如果不在这一两年成功完成切换，估计以后就很难了。另外还有相关规定，拟要求专业演员与综艺嘉宾的分离，也就是演戏的好好演戏，常驻综艺的就专门搞综艺，这一点笔者个人非常赞同。

演员是一个用自己创造人物的职业，太强调演员的自我会影响观众接受他饰演人物，演员跑综艺其实对演员的职业生命伤害特别大，很多观众分析于和伟研究飞天的原因之一或许就是因为这几年曝光太多，透支太多。这就是演员这个行业的悖论，每个演员当然都是希望红的，被观众关注的，但红了之后，让观众关注自己的角色，还是关注自己，是需要斟酌把握的。在这方面，笔者非常欣赏王雷说的一句话：我跟观众见面时，是我塑造的形象来给观众交作业了。



朱一龙凭借《人生大事》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就笔者而言，最高兴的是看到辛柏青凭《漫长的告白》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实至名归，我甚至觉得他应该赢得更多肯定，金鹰奖上他可以输给同组别的兄弟雷佳音，但他扮演的周秉义值得一个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辛柏青是属于在竞赛中比较吃亏的那种好学生，第一他戏外没有星光，太低调，早早与朱媛媛结婚安定了下来，过着跟北京普通市民一样的寻常日子，几乎从未被明星小报关注过；第二他的表演风格也很容易吃亏，他是中国并不多见的具有文气的演员，而且有一种易碎感和悲悯感，这他扮演的周秉义特别令人信服，但他的表演风格不爆裂不外放，不追求与人飙戏，也不追求抓人眼球，只是忠实地遵循于人物的内心节奏，他的表演是向内的，像天上云卷云舒，需要静下心来才能领略到静中的流动，他是一个特别诚实的演员，对生活诚实，对角色诚实，然而很多时候，诚实而讷言的孩子往往并不受到更多的关注。

演得好再低调也能得奖

辛柏青的戏当然是好的，《漫长的告白》中的他，就像《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的姐姐》中他的太太朱媛媛一样，戏份无需太多，只轻轻一抹，就赋予了影片厚重而踏实的人生底色。这样的好演员，这样的好表演，应该被更多地看到。

这也是2022年三大奖的另一大特色，倾向更为低调的演员，这种低调既指的是戏外的低调，也指的是一种低调的表演风格，比如王雷，戏外低调不用说了，表演风格也是很正的，其实太正的表演风格也是不容易讨巧的；比如奚美娟，《妈妈！》中其现实观众更容易被吴彦姝扮演的妈妈所吸引，毕竟那个角色年纪更大，主动性也更强，但从表演的稳定性与难度来讲，奚美娟扮演的女儿更为出色，在笔者记忆中是继《归来》中巩俐后，对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演绎了。齐溪的戏好在圈里是有口皆碑的，她的表演凌厉却又精准，剑走偏锋却又能击中人心，她获奖只需要一个作品和一个时机而已。《奇迹·笨小孩》比起她以往的小众作品为她赢得了更多的关注，而现在这个只看表演不看其他的时代正是这些低调好演员的好时机。

2022年三大奖无疑是在呼吁演员回归本行，专注职业，告别所有无关的喧闹，静心钻研自己的技艺，你的努力你的进步自然会被看到，耕耘自有收获。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奚美娟凭借《妈妈！》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创作谈

我想换一种方法来讲“中国制造”的故事

——写在由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博弈》播出之际

周梅森

改编自我长篇小说的同名电视剧《大博弈》正在播出，讲述了中国重型装备制造企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中奋进和崛起的故事。有的观众说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制造”，有的观众说我怎么突然放弃得心应手的政治反腐剧，转头写起工业题材、商战故事。我想说的是，《大博弈》有别于《人民的名义》，也有别于《人民的财产》，20年来，它一直是我想写的故事。中国制造的每一步崛起影响了世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作为见证者和受益者，我想直面中国制造走过的艰巨、复杂又悲壮的道路，写出这些其中的人和事，给中国民族工业复兴的历史留下一块文学和影视的记忆。但是，我想换一种方法来讲“中国制造”的故事。

《大博弈》的故事在我脑海里酝酿了12年

《大博弈》的创意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时期，改革开放加速，资本市场雄起。其时，恰逢股改，我也卷了进去，身不由己成了“中小股东代表、财经人士”。这段经历促使我匆匆完成了一部小说《梦想与疯狂》。这部作品聚焦资本市场的股改。这时候我关注的是股改中一些大股东对小股民利益的侵犯，制造业只是一笔划过。

小说出版后，一家著名重资产动力集团公司老总见到我，和我谈起了他的故

事。这位老总在最困难的时候曾远赴雅加达拓展市场，这过程好艰难，发动机产品的推销并不顺畅。这时，他发现当地鼠患严重，政府悬赏：抓住一只老鼠奖励近一美元的当地货币。这位老总灵机一动，从国内买来老鼠药售卖，在当地很快供不应求。他神采飞扬地说道，当时在雅加达售卖一包老鼠药的利润超过一台小发动机。他说得随意，我听得有心。我强烈感受到一位中国企业家身上所具备的坚强毅力和商业嗅觉。嗣后我跟踪了他许多年，几次到他旗下的企业采访，体验生活，受益匪浅。

这位优秀企业家丰富而成功的奋斗经历，为我打开创作视野，这才发现，决定企业命运的是大批像《大博弈》中孙和平这样的企业家，是他们带领企业走出了困境，创造出一个个产业奇迹。于是，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故事开始在我脑海里酝酿，12年后变成了这部《大博弈》。

电视剧在“枪林弹雨”中开篇，在孙和平卖老鼠药的戏园中接到了历史重担，有的观众说这可能吗？后面的剧情中，孙和平和杨柳为了争取一个上市指标，展开了明争暗斗。有的观众说，企业上市，还要跑省里争吗？他们可能不了解那个年代，或者晚生于那个年代。企业兼并、精简机构、股份制改革、国企转型升级、民企野蛮生长，那个时代，几乎每天都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博弈。我讲的只是其中微小的或者说不为人知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制造”题材，很多影视剧表现过，也都不错，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自己的作家，当然更不会重复他人的

模式。我想尝试一种新的表现工业和改革题材的艺术形式，首要一个就是不走技术派路线，不走悲情路线。感伤情怀、工人困境、工匠精神、劳模奉献、产品升级、技术突破，这当然值得写，但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因为这是就工业谈工业，我称之为技术派，这些讲一厂、一地、一市产品创新、改造升级，工人无私奉献，是最常见的小叙事角度。而《大博弈》讲的是中国制造在什么基础上、怎么崛起的，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全世界都拿出最好的企业来上市，我们却是拿出最困难的企业来上市，中国资本市场就是这样起步的。所以，这是一个关于企业家和制造业的故事，又是一个关于资本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的作品通常规模很大，人物关系复杂，这是我的一贯风格。我喜欢纵横捭阖的感觉，喜欢人物在大的时代舞台上演出荡气回肠的命运大剧。再伟大的理想、再大的舞台，都是人在表演，所以我努力写出每个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比如《大博弈》中的孙和平，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他几度寻求跑路不愿担任厂长，勉强出任后又四处卑微找其他企业“讨饭”寻找资金，创业经历“不正经”，博弈过程不按常理，但最终逆袭成功，算得上我笔下男主的一次“转型升级”。《大博弈》中的这些主人公们，只要奋斗过，没有失败者，失败了，他们也是英雄。“中国制造”正是有许许多多孙和平这样的企业家出智出力，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现实主义一定是直面时代大潮而又刻骨铭心的

有人说周梅森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不是纯文学作家。文学没有所谓的纯与不纯，只有诚与不诚。我最初创作的小说，如《沉沦的土地》《大捷》《冷血》《军歌》等等，光看名字就充满冷硬风格，那是很纯很纯的“纯文学”。那时候，我喜欢研究历史，因为那时还没有过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像《人民的名义》这种作品是写不了的，就从文献资料中寻找素材和灵感，去翻新那些“历史的尘埃掩盖下的故事和人性”。其中的《大捷》等几部小说拍成了电影，那个年代是电影的年代，电视剧根本没有存在感。《大捷》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的，导演是吴贻弓父子，这是我与上海影视最初结缘。

1997年，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当代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其后仿佛撬开了一口富产的油井，不可遏止地喷发出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如《中国制造》《我主沉浮》《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及至《人民的名义》等一大批长篇小说和电视剧问世。

从新历史小说大踏步转向现实主义，因为我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充满了深刻的矛盾，一个作家应该尽其所能去记录国家与民族艰难的崛起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中国确实是在进步。我所有作品的立足点就在这里。

观众看我的剧，既没有门槛，也有门槛

我创作的小说几乎都改编成了影视剧，而且都播得不错。剧的成功既是影视的胜利，也是文学的胜利，从根本上讲，还是文学的胜利。没有文学原创，哪来这么精彩的故事？我们当前的影视剧缺乏原创性，就凭影视界那些桥段、套路和拼拼凑凑出不来好作品。文学绝对不是任何艺术形式的附庸，而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本、基础，这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基本立场。

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编剧，大概在圈子面也比较少见，写了几部电视剧，始终牢牢把握着话语权。我想在中国没有编剧敢像我这样做，可以先把剧本做好，合作方觉得合适就做，不合适我就换一家合作，但要拍就老老实实按照我的剧本去拍。当然，我不是一个“霸道”编剧，真的很好合作！我坚持的是文学艺术的部分，如果制片人、导演说得有道理，我会从善如流，毕竟，影视是工业，是资本投入，编剧也要有边界，工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观众看我的剧，既没有门槛，也有门槛。因为我是现实主义的，大家感同身受，距离不远，所以谁都可以看明白，没有门槛。但是，因为我的剧人物关系复杂，时代背景宏大，没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历史感知，又不能更好地理解时代人物及其命运，这又是一个门槛。

我非常希望年轻人来看我的剧，读我的小说，提出他们的想法和好的建议。我讲的故事他们或许没经历过，我描述的那个年代或许他们还没有出生，但是，英雄主义，与命运拼搏的斗志，永不言败的进取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需要的，都是年轻人应该具有的底色和亮色。

我希望我的剧能够打动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激励他们向上向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千万不要躺平。朝前走，至少你还有方向，躺下了，必然没有任何未来。青年一代应该做时代的发光体和奔跑者，星光也能汇成星河。

（作者为著名作家，电视剧《大博弈》原著作者、编剧）

观众看我的剧，既没有门槛，也有门槛

我创作的小说几乎都改编成了影视剧，而且都播得不错。剧的成功既是影视的胜利，也是文学的胜利，从根本上讲，还是文学的胜利。没有文学原创，哪来这么精彩的故事？我们当前的影视剧缺乏原创性，就凭影视界那些桥段、套路和拼拼凑凑出不来好作品。文学绝对不是任何艺术形式的附庸，而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本、基础，这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基本立场。

观众看我的剧，既没有门槛，也有门槛

我创作的小说几乎都改编成了影视剧，而且都播得不错。剧的成功既是影视的胜利，也是文学的胜利，从根本上讲，还是文学的胜利。没有文学原创，哪来这么精彩的故事？我们当前的影视剧缺乏原创性，就凭影视界那些桥段、套路和拼拼凑凑出不来好作品。文学绝对不是任何艺术形式的附庸，而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本、基础，这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基本立场。